故园声

驿居乡愁

◎梦唐朝

逢年过节都想回乡下，却又不能久住，短则住一晚，长也就三两天。乡下的居所成了驿站，恋而不能久居，短暂的喧闹之后，便是长久的寂然。

每次回乡小住，大包小包往村下乡居搬。拎包入住，自助打扫，自个儿铺陈卧室，熟悉的环境，陌生的床铺，回乡做起了“客人”。牵着孩儿回乡居有诸多不便，洗刷用具，衣被瓶盆，鸡零狗碎带一大堆，收拾起来比外出旅行还复杂。但回乡还是乐此不疲，我拽着乡愁心情愉悦地往“家”赶，孩儿期待乡间玩耍兴高采烈地说回“老家”，一家人在乡居小住。

乡居的早晨，晨曦渐起。鸟儿在枝头婉转歌唱，鸡鸭鹅着急出门不停嘶叫，猪牛饿着肚子哀嚎……晨光破晓的协奏合唱打破了一夜虫鸣的静谧，这便是乡居一天的开始。儿时熟视无睹的嘈杂声，人到中年后却倍感亲切，暂且抛开城市喧嚣烦恼的羁绊，静心闭目听着听着，又半梦半醒地迷糊着，久违的乡居享受入梦来。

节日回乡居，免不了小聚一场。一大早，老妯娌劏鸡杀鸭，年轻媳妇购买菜品，兄弟们架起柴火起锅烧油，同心协奏，聚会打破了乡居小院的宁静，热闹起来。院子里的走地鸡，菜园子里的鲜嫩蔬菜，几家人凑成几桌农家菜坐在一起，忆往昔，聊新事，亲情感情难得的圆融，笑容满乡居。

孩子也喜欢节日的乡居，小孩子们玩在一起，一堆沙子、一根竹鞭、一株野花，随手可拎的新奇，玩得不亦乐乎；扯些草喂牛，摘些菜喂鸡，用靴子赶狗，在草丛捉只蚂蚱，在河边钓条小鱼、捉只小虾，都能欢呼雀跃。我曾经玩过烦恼过的儿时旧事，在孩子眼里“老家”满是新鲜奇事，有无限的乐趣。曾经彼此生活分散而生疏的下一代，有了乡居小聚，堂兄姐弟追逐奔跑，彼此慢慢熟络，打闹声中让亲情延续。

节日结束，乡居小聚的喧闹终究在外出谋生的脚步里归于平静。曾经的家成了我节日里的驿站，“老家”只是孩子短暂的打卡点。打包返城那一刻，孩子恋恋不舍地说：“我还想住几天！”汽车启动，身后乡居驿站渐行渐远，模糊消失在视线里……

乡村假日 徐昱 摄

冯家江湿地公园 吴杰 摄

珠城记

冯家江湿地探幽

◎彭 洁

闲来无事，我忽然想到，自己执教的幼儿园虽毗邻冯家江湿地公园，自己却从未踏入其中一探究竟。于是，我们一家人趁着周末好天气，欣然前往冯家江湿地公园。

我们从南珠大道的入口步入，沿着悠长的步道向西漫步。步道两旁繁花似锦，各类花草争奇斗艳，其中最夺人眼球的当属三角梅。一丛丛三角梅热烈绽放，恰似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。草地之上，还生长着大片月见草，一朵朵粉红色的花朵展开五片花瓣，楚楚动人。此外，还有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草点缀其间，为步道增添了几分野趣。

沿着步道前行约两百米，一丛龙船花赫然眼前。这丛龙船花绽放着五六朵花，每一朵都宛如半个娇艳的绣球，色泽红得夺目，煞是好看。“哇塞！太漂亮了，我要拍个美照才行。”姐姐惊喜地叫起来。随后，我给姐姐来了个定格。我们顺着蜿蜒的步道继续西行，冯家江两岸树木郁郁葱葱，枝繁叶茂，将江水环抱其中。偶尔，能看见两三只小鸟在树丛间轻盈穿梭，灵动的身姿为这片静谧的树林增添了几分生机。我悠然漫步其间，尽情饱览着沿途的美景。

一路前行，我们来到了红树林科普馆，馆内分设两个展厅。我们参观了解到，冯家江湿地生长着约500亩红树林，分布着19种红树植物，湿地植被丰富多样，生物多样性极为显著，俨然成为冯家江的绿色守护者。

走出展厅，我们继续前行。不多时便瞧见一个个小巧的湖泊，湖面波光粼粼，湖水清澈见底。湖面上，一座座精致的小桥横跨两岸，桥身两侧白色栏杆优雅伫立，桥中央还建有别致的白色的拱形休息站。休息站两边，设有两三个三角形的观景口。坐在休息椅上，透过观景口向外眺望，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映入眼帘。湖中央，睡莲亭亭玉立，粉红色的花瓣宛如出水芙蓉，在微风的轻拂下，湖面波光粼粼，睡莲轻轻摇曳，仿佛仙女在翩翩起舞。而湖中央有一片名为“九尾狐”的水草更是令人称奇，它翠绿欲滴，形状酷似狐狸的尾巴，为湖面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。人工湖岸边，修长茂密的美人蕉肆意绽放，红的似火，黄的如金，色彩斑斓，娇艳动人。面对如此景色，我们一家纷纷留影，留住这美好的景致。

步道的另一侧便是冯家江。江岸树木繁茂，高低错落，层次分明。江底的红树林在退潮后露出身影，一群群小虾小蟹在其间爬行，吸引了一群群飞鸟前来觅食。极目远眺，各种鸟儿在树林间翩跹飞舞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白鹭。几十只白鹭悠然伫立在树顶，远远望去，恰似一片洁白的云朵。一路上，不时有白鹭从头顶掠过，仿佛在热情欢迎远方来客。一路相伴的鸟鸣声此起彼伏，宛如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章，令游人不禁沉醉其中。沿路还设有两三个观景台，登上观景台极目四望，绿树成荫，白鹭点点，各种飞鸟穿梭其间，构成了一幅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。人工湖、湖中小桥、亭台楼榭，与往来的游人相互映衬，为这片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我们一家一直行至银滩大道入口处才沿原路折返。返程途中，我迎面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她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，向我点头示意。我先是一愣，旋即微笑着挥手回应：“您好！”那一刻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尽管我与老奶奶素不相识，但她和蔼可亲的笑容，扑面而来的善意，却像这一片湿地，深深地温暖着我，温暖着这座小城。

毕业季

一朵向日葵

◎彭 涛

邻居老王家阳台的花盆里，不知何时冒出一株幼苗。入夏后它疯长起来，巴掌大的叶片油亮舒展，墨绿茎秆挺得笔直，顶端的花盘裹着金褐相间的苞片，像被阳光托举的小火把。

“老王，这是一棵向日葵吧？”我在阳台晒衣服时，老王正好给向日葵浇水。

“对，被你猜中了！”老王笑得眯起眼，指尖轻轻摩挲着向日葵毛茸茸的花盘。

老王喜爱侍弄花花草草，他家的阳台像个微型植物园：青瓷盆里的月季正攀着竹架打苞，白瓷钵的栀子浮着层雪似的花苞，最妙的是窗角那株爬满铁艺花架的蔷薇，去年春天他特意用废木料搭的架子，如今已缠满嫩红的新藤。

但是这次老王种了一棵向日葵，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在我看来，向日葵应该种在地里，大片大片的种，开成花海的样子，那才好看。可老王把向日葵种在花盆里，孤零零的一棵，不成气候，着实让人不解。

我望着那株比窗台还高的向日葵，疑惑它挤在窄盆里能否开花，“都六月了，您不担心它长不开？”我终于忍不住问。

老王笑而不答，弯腰用指尖拨了拨向日葵叶片，光斑在他眼角的皱纹里晃了晃，像藏着个小秘密。

晒完衣服回到房间，我晃了晃手里的衣架，挑眉对妻子说：“真有意思，老王竟然在阳台上种向日葵？花盆那点土，能养出个啥名堂？”

妻子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老王家的儿子再过几天就要高考了，他这是在给儿子准备礼物，预祝儿子一举夺魁呢！”

是呀，每年高考季，考生家长们为了孩子取得好成绩，可谓是下足了功夫。你看那些在考场外穿红旗袍的妈妈们，在佛像前捧着香炉的奶奶们就很能明白，家长的心里可比考生焦虑多了。

而老王的向日葵，安静地立在阳台，连花盘转向都似慢镜头。它不像在押注一场考试，更像在守护一段默默生长的时光。我对妻子说：“老王真是个有心人啊！”

“他呀，是想让孩子像这向日葵似的，心里永远有束光。”妻子指着阳台上昂头的花盘，“不盯着分数喊加油，却把祝福藏在每一天的浇水施肥里，这才是真懂孩子！”

暮色漫上阳台时，老王正在给向日葵转盆，这是为了让花盘始终朝着太阳的方向。我忽然明白：最好的祝福从来不是刻意的仪式，而是像这样，把牵挂藏在日常的温柔里，让孩子知道，无论晴雨，总有人在身后，为他守住一方从容的天地。

念亲恩

考场外的母亲

◎张红梅

那年的夏天热得黏人，蝉在老槐树上扯着嗓子叫，我攥着准考证的手心全是汗。母亲把搪瓷缸里的绿豆汤又往我手边推了推，粗布衫被汗水洇出深色的云，“再喝两口，去考场就不渴了。”

那年家里还住着筒子楼，厨房挨着公共厕所。母亲凌晨四点就摸黑起来熬粥，铝锅在蜂窝煤上咕嘟咕嘟响。我趴在吱呀作响的旧书桌上背书，总能听见她踮着脚舀米的声音，生怕吵醒我。最后一个月，她把厂里发的劳保白糖全锁进铁皮盒，说等我考完再吃，却又偷偷往我饭盒里多塞了两个咸鸭蛋。

高考第一天，母亲非要陪我去考场。她换上压箱底的蓝布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还别了朵捡来的栀子花。考场外挤满了家长，母亲局促地站在树荫下，手里攥着我用旧的搪瓷缸，里面装满井水镇过的酸梅汤。

语文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，我远远就看见母亲踮着脚张望。她的蓝布衫早被汗水湿透，却还在人群里冲着我笑。“考得咋样？”她变魔术似的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，“刚出锅的肉包子，还热乎着呢。”我咬下一口，油汁顺着指缝往下淌，母亲站在旁边，用扇子不停地帮我扇着。

第二天数学考砸了，我蹲在操场角落哭。母亲找过来时，裤腿上沾着草屑，手里的搪瓷缸晃荡着——酸梅汤洒了大半。她没问我发生了什么，只是挨着我坐下，从布兜里摸出块水果糖，糖纸都被捂得发软。“妈年轻时候，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利索。”她掰下一半糖塞进我嘴里，“再难的坎，咱慢慢走，总能跨过去。”

最后一门英语考完，晚霞把教学楼染成橘子色。母亲依然守在老地方，这次搪瓷缸里泡着胖大海。我接过杯子时，发现她手指上又红又肿，问后才知道，是早上摸黑熬粥时，不小心被烫着了。

放榜那天，母亲比我还紧张。她攥着录取通知书的手直哆嗦，老花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扶。当看到“本科录取”四个字时，她突然捂住脸哭出声来，肩膀一抽一抽，像极了我数学考砸那天的模样。

如今我在城市安了家，家里的搪瓷缸早已斑驳，母亲也添了白发。但每次回老家，她还是会变戏法似的端出酸梅汤，用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拍我的背，就像二十多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天，在考场外等我归来。

集味录

西瓜里的夏天

◎杨丽丽

当院子里的老树把影子伸到井台边时，我就知道夏天熟透了。这个时候，最好的盼头，便是竹筐里浸在井水里的西瓜了。那竹筐晃悠悠垂在井壁边，像个绿皮的梦，被井水的凉意托着，在幽暗的井底轻轻摇晃。

井台边的石板总是沁着潮气，我蹲在那儿，看父亲用麻绳把西瓜慢慢拽上来。水珠顺着瓜皮的纹路往下淌，在石板上聚成小小的溪流，转眼就被滚烫的地面吸干了。父亲的手布满老茧，却小心翼翼地捧着西瓜，像是捧着整个夏天的清凉。

菜刀刚碰到瓜皮，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惊得院里的鸡群“咯咯”地叫着四散逃开。红瓤裂开的瞬间，甜香就漫了出来，混着井水的凉气，把暑热都冲散了几分。母亲总说，切西瓜得趁凉，不然甜味就跑了。可我觉得，这甜味早就渗进了每一丝空气里，钻进人的鼻子，勾得人直咽口水。

最开心的是抱着半块西瓜，用铁勺挖着吃。从瓜心开始，一口下去，冰凉清甜在嘴里炸开。籽儿黑亮饱满，吐在地上，来年说不定就能长出新的瓜苗。有时吃得急了，汁水顺着胳膊往下流，在肘弯处汇成小水洼，沾得袖口都染上了红渍。母亲见了要嗔怪，可那语气里，分明也藏着几分笑意。

午后的院子静悄悄的。大人们在凉席上打盹，鼾声混着蝉鸣，在空气里织成张网。我却睡不着，偷偷溜到瓜棚下。藤蔓上还挂着几个小西瓜，毛茸茸的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洒下来，在瓜皮上投下细碎的光影，像是谁把星星揉碎了，撒在这一片碧绿里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特别热，井水都浅了不少。父亲半夜起来，用木桶一桶一桶地往水缸里蓄水，为的就是能让西瓜多浸些凉意。那时候的夜晚格外安静，只有木桶撞击井壁的“咚”声，一声又一声，敲在寂静里。第二天吃到的西瓜，似乎比往年都要甜上几分。

孩子们总爱比赛吐西瓜籽。站在墙根下，鼓起腮帮子用力一吐，看谁的籽飞得远。有时不小心呛了气，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输了的人要负责打扫满地的瓜籽，可谁也不觉得吃亏，反而盼着下一局快点开始。那些被吐在墙角的瓜籽，来年真的冒出了嫩芽，只是还没等结出瓜来，就被老母鸡刨得没了踪影。

夏天的傍晚是最惬意的时候。夕阳把云彩染成橘红色，风里带着些凉意。一家人坐在院子里，分食着最后一块西瓜，母亲用麦秆编的蒲扇摇得簌簌响，把西瓜的甜香搅得忽远忽近。父亲抽着旱烟，烟雾袅袅升向天空，和晚霞融在一起。远处传来归鸟的叫声，一声又一声，把夏天的傍晚拉得老长。

如今再吃西瓜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超市里的西瓜切得整整齐齐，装在塑料盒里，冰凉有余，却没了那份从井里捞起的惊喜。咬下去的每一口，都尝不出当年的味道。或许，有些夏天，就像那些被井水浸过的西瓜，只能留在记忆里，越回味，越觉得清甜。

子夜歌

慢行山路

◎谢明军

人到中年，越发喜欢慢的事情。

以前出门旅行，总想着一天跑三个景点，怕错过风景；现在出门，能在一条山路上走一上午，只为看清楚每一片叶子、听懂每一阵风。

前些天，天气刚暖，我和几个朋友约着去爬了一座不算高的小山。山名说来普通，路线也不算险，但我们谁都没想着争什么速度，反而一路走走停停，走得格外舒服。

刚上山时，路边还有些去年没落干净的叶子，脚踩上去“咔咔”响。枝头的新芽还在酝酿，有些草已经悄悄绿了，野花点缀在山脚边上。山道不宽，两边是粗壮的松树和偶尔冒出来的槐树，风吹过时沙沙作响。空气里混着泥土、草的气息，还有不知名的植物香。我们走着走着，就不太说话了，谁也不抢着往前赶，只管各走各的脚步，各看各的风景。

有个朋友说：“你不觉得这路像极了现在的日子吗？年轻的时候拼命跑，总想着比别人快。可到了这个年纪，竟觉得慢点儿也挺好，反正终点都在那儿，不如多看看沿路的石头和花。”

我在心里默默点头。我们中间，有的是刚退休的老师，有的是开店的小老板，也有像我这样在单位干了多年的人。年轻时都风风火火惯了，手机不离手，连上个厕所都在开会。现在呢？走在山里，反倒谁也不着急回微信。

走到半山腰，有块大石头晒着阳光。我们几个人坐下休息，拿出背包里的水和干粮，有人带了橘子，有人带了煮鸡蛋。我掏出了一袋压缩饼干，是家里老人硬塞进来的，说“爬山饿了顶饥”。那一刻，大家没谁说话，只听得到山下偶尔传来的笑声，还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，静得像小时候乡下老家午睡前的庭院。

有人抬头看天，说这天真蓝，像小时候作文里写的“湛蓝”。说者无意，我却突然想起很多年没见的外公。他年轻时爱爬山，说是“练身子骨”，晚年腿不好了，就常坐在院子里，看着远处的山，嘴里还念念叨叨地说“哪年能再上去就好了”。

那时我不懂，以为他是念旧；现在自己年纪上来了，才明白——爬山不是锻炼，而是一种回望。回望自己曾走过的高低起伏，也回望曾经陪自己一段山路的人。

我们继续往山顶走。路变得有点陡，石阶也不太整齐，但没有一个人说累，反而走得更慢、更稳了。回头看时，阳光正好洒在来路上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，像是岁月本身。

到了山顶，视野开阔得让人一时不敢出声。远处的村庄、田地、房屋，还有正在升起的炊烟，全都清清楚楚。风一下子大了，吹得人眼睛发酸，不知是风沙还是别的什么。

朋友拿出手机拍照，说要发个朋友圈。我笑着说：“就别拍了，让它留在咱们自己心里吧。”

他说：“你这人老派。”

我说：“人一老，心里装得住东西了，就不想总往外说。”

山路回程，我们走得更慢了。有人摘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，有人捡了石子揣在口袋里。我什么都没带，只记住了一路的风和脚步声。

下山时，天色微暗。我们几个人肩并肩地走着，谁也没说一句“下次再来”，却都知道，这条山路，我们还会再走一遍的。

山还是那座山，人却不是昨天的自己了。

放飞梦想 李海涛 摄